

斯瓦希里語 FASIHI YA KISWAHILI

冯玉培 编



文學作品選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ASIHI YA KISWAHILI

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选读

冯玉培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选读/冯玉培编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ISBN 7-5600-2712-1

I. 斯… II. 冯… III. 斯瓦希里语 - 语言志物, 文学 IV. H823.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497 号

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选读

冯玉培 编

* * *

责任编辑 冯玉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37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712-1/G·1285

定 价 1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前　　言

本书是为中国学生编注的第一册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选。由于是一种尝试，编注时没有贪多求全却力求深入浅出。词语注释注意适量，并使用斯瓦希里语，以便使学生准确地理解词语的精确定义。在作品的每一章节后配有思考题，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能力。

收到这里的，是七位坦桑尼亚作家的八篇作品（或节选），包括诗歌、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节选）、戏剧等。编注时不仅考虑作品的体裁，也适当兼顾作品的题材。选篇基本上是名家名作，绝大部分作品被东非国家教育部门列为中学和大学斯瓦希里语语言和文学专业的教科书。

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欣赏到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的佳作，领略斯瓦希里语作家的创作技巧，了解斯瓦希里语文学，同时将提高斯瓦希里语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本书的编注过程中，得到了坦桑尼亚在华专家埃玛努尔·莫莱尔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之不足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01年10月

YALIYOMO 目录

斯瓦希里语文学	1
1. SIMU YA KIFO	15
<i>Faraji. H. II. Katalambula</i>	
2. WAKATI UKUTA	70
<i>Ebrahim. N. Hussein</i>	
3. FIMBO YA MNYONGE	104
<i>Teofil Nshiku</i>	
4. LILA NA FILA	168
<i>J. K. Kiumbila</i>	
5. KIU	238
<i>Mohamed. S. Mohamed</i>	
6. KUFIKIRIKA	358
<i>Shaaban Robert</i>	
7. UTENZI WA HATI	416
<i>Shaaban Robert</i>	
8. NGONJERA ZA UKUTA	442
ADUI YETU UJINGA	
ADUI YETU UMASKINI	
ADUI YETU MARADHI	
<i>Mathias H. Mnyampala</i>	

斯瓦希里语文学

东非斯瓦希里语文学是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随着东非社会的发展，东非斯瓦希里语文学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纵观其体裁、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东非国家独立前后两个阶段。

一、东非国家独立前的斯瓦希里语文学

在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的早期，是以诗歌作为体裁，大都是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开始时，以口口相传，实是非洲特色的口碑文学。从13世纪起，开始出现以文字记载的诗歌。

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入侵东非，随之占领了东非沿海地带。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下，东非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这时，出现了以反抗殖民统治为内容的长篇史诗。代表作有《哈姆齐亚史诗》(Utenzi wa Hamziya)，这部史诗取材于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起源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原诗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哈姆齐亚”一词属阿拉伯语诗体最后一行的一个韵脚。肯尼亚作者萨伊德·阿布达罗斯(Sayyid Abdarus)根据原诗的题材用斯瓦希里语进行了新的艺术加工。作者在诗中极力歌颂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旨在以宗教为武器抨击黑暗的殖民统治。作品通过详尽地追述阿拉伯穆斯林克敌制胜的经过，指出东非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心，不屈不挠，同样可以粉碎殖民统治的枷锁。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反殖斗争，东非人民终于在17世纪末赶走了

葡萄牙殖民者。然而，阿拉伯统治阶级来到东非，取代了葡萄牙殖民统治。此后，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反对阿拉伯统治阶级这一中心的。主要代表作有《阿尔·伊恩基夏菲史诗》(Utenzi wa Al-Inkishafī)，作者萨伊德·阿卜杜拉(Sayyid Abdallah)目睹自己的家乡—肯尼亚北部的巴泰城(Pate)惨遭侵略者蹂躏，他悲愤欲绝，奋笔疾书，控诉异族统治者的罪恶。作者把宣传、推崇伊斯兰教作为创作的基点。在史诗的结尾，作者告诫全体穆斯林：只有做一个虔诚的信徒，向上帝靠拢，才能免遭欺凌。这是第一部以东非社会为创作题材的史诗，作者深邃的宗教哲学思想及高超的创作艺术可略见一斑。1889年，由坦噶尼喀作者姆给尼(Mgeni)创作的《拉斯欧呼里史诗》(Utenzi wa Ras'I Ghuli)同样是一部以反殖斗争为题材的史诗。在1939年以前，《拉斯欧呼里史诗》被认为是斯瓦希里语史诗中最长的一部。

这些史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宣扬人道、博爱以及封建迷信思想，然而，对当时唤醒人民进行英勇的反殖斗争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15世纪至19世纪，葡萄牙、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肯尼亚，19世纪80年代，坦噶尼喀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代德国统治坦噶尼喀。东非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885年—1910年。在188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斯瓦希里语作者创作以反殖斗争为题材的作品都是采用隐喻、传教等手法。1885年后，随着民族觉悟的提高，反殖斗争的深入，作者开始采用尖刻泼辣的创作手法和语言，揭露、鞭挞万恶的殖民统治。这一创作手法的改变被文学界认为是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由坦噶尼喀作者海曼德(Hemed)创作的《反德战争史诗》(Utenzi wa Vita

vya Wadachi Kutamalaki Mrima) 和阿布杜卡里姆·加马里丁 (Abdukarim Jamaliddin) 创作的《马及马及起义史诗》(Utenzi wa Vita vya Majimaji) 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的创作潮流。《反德战争史诗》再现了发生于1888年—1889年间坦噶尼喀人民的第一次反德战争，描绘了坦噶尼喀人民英勇斗争的生动场面。《马及马及起义史诗》以发生在1905年—1907年间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为背景，着力具体细腻地描写了当时战争的艰苦情景，热情地讴歌了坦噶尼喀的民族英雄以及殖民地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

反殖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内容，同时也促进了文学新形式的产生。在1885年以前，诗歌还是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惟一表现形式。1885年后，开始出现散文、小说以及融诗歌和散文两种题材于一体的文学作品。1895年，桑给巴尔作者阿卜杜拉撰写了《基里恩蒂人轶事》(Habari za Wakilindi) 一书。该书以发生在东非的大事件为题材，是第一部以散文形式记载东非历史的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1885年—1910年，斯瓦希里语文学的主要体裁，即诗歌和散文并驾齐驱。

第二个时期是从1910年—1960年。在这一期间，戏剧、小说开始兴旺。作品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反殖斗争、城乡矛盾、西方文化与东非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其他社会矛盾。一些作品能够较深刻地分析社会矛盾，尖锐地指出，殖民统治是非洲落后的根源，反映了广大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强烈愿望。

1934年，斯瓦希里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奴隶的自由》(Uhuru wa Watumwa) 问世了。肯尼亚作者加莫斯·姆卜泰拉 (James Mbotela) 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阿拉伯人在东非从事奴隶贸易的罪恶，同时又极力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涂脂抹粉，宣扬是英国殖民者拯救东非黑奴的观点。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大都受过殖民教育的熏陶，故他们的作品难

免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殖民教育的烙印。

30年代末，坦桑尼亚的著名作家夏班·罗伯特（Shaaban Robert）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斯瓦希里语文坛。他的作品思想性强、内容充实；构思新颖、文笔流畅；形式活泼、风格独特，带有浓郁的非洲色彩。他的语言朴实无华、深入浅出、犹如山涧清溪，不紧不慢地淙淙流淌。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作者深刻地剖析了殖民统治下坦桑尼亚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无情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黑暗和残酷，同时也奏出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民族独立，人类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预言性的曲调。

在夏班·罗伯特的名作《信实国》（Kusadikika）中，作者用辛辣的笔锋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暴力的独裁政权，成功地塑造了以卡拉玛为代表的在殖民统治下开始觉醒并敢于斗争的典型人物。同时深情地抒发了作者渴望自由和平以及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的美好理想；表现了作者的思想、爱憎、立场和感受。在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小说《想像国》（Kuflikirika）中，作者把殖民统治的伪善、欺诈、贪婪和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表现了独裁政权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常用一种非常含蓄的语言，来抒发内心的感受，或是悲愤，或是憧憬。作品的成功也显示了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视野的开阔以及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夏班·罗伯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作家、语言艺术大师，而且是一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的忠诚战士。他认为东非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不能依赖于西方的语言。正因为如此，他始终坚持和推崇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进行创作，他自己就是力图用斯瓦希里语创作的典范。他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作为东非斯瓦希里语文学界的佼佼者，夏班·罗伯特曾被誉为东非的莎士比亚。从事东非文学研究的德国学者基·克拿勃特称颂道：夏班·罗伯特是一位无

可争议的斯瓦希里语的桂冠诗人，是发展这一语言的先驱。他为新的表达法、现代新思想开辟了道路，他将作为斯瓦希里语进化过程中的转折点而闻名于世，他的作品将仍然是古典文学和未来现代斯瓦希里语之间的纽带。

在英国殖民者入侵东非之前，斯瓦希里语戏剧尚未问世。当时，东非土著主要的娱乐活动是伴随着宗教的传播、成人仪式、婚丧礼仪等活动开展的传统的民间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文化开始在东非沿海渗透。在20世纪20年代，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哈姆雷特》(Hamlet)曾在东非沿海城市风靡一时。其他被译成斯瓦希里语的西方戏剧有：《君主已经死亡》(The Lord Is Dead)、《聪明的女孩》(Intelligent Girls)等。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非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加之语言的障碍，东非土著对西方戏剧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而他们对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则把一批东非的文人墨客推上了斯瓦希里语戏剧创作的舞台。在东非这块土地上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斯瓦希里语剧作家，敢于冲破重重束缚，努力推崇民族文化，进行了以东非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尝试。主要代表作有《欢迎你，客人》(Karibu mgeni, 1957)、《我爱你，但是…》(Nakupenda lakini..., 1957)、《不如魔鬼》(Afadhalii mchawe, 1957)、《我因中邪失去了情人》(Nimelogwa nisiwe na mpenza, 1960)。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剧本都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以金钱、爱情、贿赂等为题材，揭露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类作品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是较小的。

二、东非国家独立后的斯瓦希里语文学

60年代初，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桑给巴尔相继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如何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一个真正独立、自由和富饶的国家已成为东非人民面临的艰巨任务。斯瓦希里语文学也围绕这一主题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潮流可以说是以夏班·罗伯特为主要代表的。正如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者》报（Mzalendo）于1982年8月27日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由夏班·罗伯特开创的剖析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创作题材将继续成为斯瓦希里语作者的创作中心”。继夏班·罗伯特之后，特别是在1967年坦桑尼亚阿鲁沙宣言发表以来，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斯瓦希里语文坛出现了一个繁荣兴盛、色彩纷呈的新时期。更值得可喜的是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他们是活跃在斯瓦希里语文坛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他们的作品思想性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独立以来，随着东非社会生活和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它的种类和体裁也随之演变而复杂多样。斯瓦希里语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四种。这些文学体裁在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上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长和效能，促进了斯瓦希里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的题材同样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历史题材

为巩固独立成果，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追忆反殖斗争的

光辉历史，缅怀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历史题材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以反殖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代表作有：剧本《基恩杰克蒂莱》(Kinjeketile, 1979)、《承认我们的权利》(Tambueni Iaki Zetu, 1973)、《英雄的罗盘》(Dira ya Shujaa, 1977)、《赫赫族的姆克瓦瓦》(Mukwawa wa Uhehc, 1976)，小说《没有十字架的坟墓》(Kaburi Bila ya Msalaba, 1970)和自传体小说《被拘禁之茅茅》('Mau Mau' Kizuizini, 1965)。

《基恩杰克蒂莱》再现了发生在坦噶尼喀历史上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作者伊布拉罕姆·侯赛因 (Ebrahim Hussein) 无情地揭露了德国殖民者在坦噶尼喀强行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野蛮掠夺土地，强迫当地土著在棉花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等累累罪行，深刻地揭示了尖锐的民族矛盾，细腻地描绘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觉醒、强烈的反抗情绪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作者用较多的篇幅着力强调了民族团结在反殖斗争中的特殊地位。

自德国殖民者的铁蹄从东非沿海登陆那天起，坦噶尼喀人民奋起反抗，表现了不畏强暴，誓死卫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东起印度洋西岸，西至坦噶尼喀湖畔，北起乞力马扎罗山脉，南抵鲁伏马河流域，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相继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抵抗运动，其中以赫赫族酋长姆克瓦瓦 (Mkwawa) 领导的抗德斗争最为激烈。1891年，德国军队向赫赫族地区 (坦桑尼亚伊林加省) 推进，遭到了姆克瓦瓦军队的伏击。歼敌三百余人，缴获枪支三百余条、大炮3尊，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1894年10月30日，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德军偷袭赫赫族首府卡伦加 (Kalenga)，姆克瓦瓦率军抵抗激战三昼夜后被迫撤退至丛林，坚持了四年游击战争，继续在各地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为了扑灭由姆克瓦瓦点燃的反殖烈火，殖民当局下令用重金悬赏辑拿姆克瓦瓦。1898年6月19日，在德军的围捕中，姆克瓦瓦视死如归，开枪自尽，实

现了他“宁死不屈”的誓言。姆克瓦瓦领导的反德斗争在坦桑尼亚历史上，也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长期以来，姆克瓦瓦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的那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为祖国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业绩在坦桑尼亚人民中广为传颂、家喻户晓，也为文学家笔下的历史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968年，姆亚布素·莫洛可齐（Mugyabuso Mulokozi）用英文创作的剧本《姆克瓦瓦惨剧》（The Tragedy of Mkwava）发表后，很快被克·卡罕基（K. Kahigí）和埃·恩戈梅莱（A. Ngemere）两位剧作家译成斯瓦希里语。姆克瓦瓦的形象被首次搬上斯瓦希里语戏剧的舞台，1971年，该剧由伊林加省姆克瓦瓦中学斯语协会的成员演出，大获成功，备受各界赞誉。1976年，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姆·莫洛可齐用斯瓦希里语进行了改编和艺术加工。新剧本取名为《赫赫族的姆克瓦瓦》，较之前剧本更鲜明真实地突出了主题。作品在详尽追述姆克瓦瓦领导的反殖斗争历史的同时，在许多细节里细腻入微，生动感人地描写了姆克瓦瓦高度的民族觉悟和不屈的反抗精神，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比如，当爱妻苦苦哀求他与入侵者妥协言和，以免遭战争带来的皮肉之苦时，姆克瓦瓦没有缠绵于儿女情长，而是义无反顾、不改初衷，义正词严地指出：“难道在山羊和豹子之间存在友谊吗？与侵略者讲友谊就意味着卖国。”在将要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刻，姆克瓦瓦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全体受压迫的黑人站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要求独立和土地的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活着的人们兴高采烈，九泉之下的先烈也将复活。为祖国而献身的全体英雄会回到人间，在独立大道上领导我们的国家。极目远眺，我已看到了这神圣的一天。”

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由肯尼亚茅茅运动领袖约西亚·姆阿基·卡里乌基 (Josiah Mwangi Kariuk) 撰写的自传《被拘禁之茅茅》，详尽地介绍了作者从1953年—1960年间在拘留营的拘禁生活。由于大部分土地被白人抢占，肯尼亚非洲人被赶到拥挤不堪的保留地。为夺回土地，茅茅战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就是在殖民当局的拘留营，他们亦从未放弃斗争。作品充分表现了肯尼亚人民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诗歌形式回顾历史是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又一特色。主要代表作有夏班·罗伯特的巨著《独立战争史诗》(Utenzi wa Vita vya Uhuru) 和坦桑尼亚作家拉玛萨尼·姆瓦罗卡 (Ramadhani Mwaruka) 创作的叙事长诗《坦桑尼亚共和国史诗》(Utenzi wa Jamhuri ya Tanzania, 1968)。

《独立战争史诗》长达3000节 (12000行)，是目前斯瓦希里语史诗中最长的一部，堪称东非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史诗》详尽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过、以及对非洲所产生的影响，控诉了欧洲法西斯的罪行，揭示了正义战胜邪恶的真理。

作品尖刻泼辣、笔锋犀利；讲究音韵、格律严谨。

《坦桑尼亚共和国史诗》再现了坦桑尼亚人民从奴隶贸易到宣告独立、成立联合共和国这一百多年来的艰难历程。《史诗》全长834节 (3336) 行。气势磅礴，高潮迭起，时而悲壮、时而激愤，催人泪下。作者在13—98节追述了发生在东非最惨烈、最黑暗年代的奴隶贸易，用血和泪控诉了殖民统治的野蛮实质。

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可以帮助青年人了解历史，懂得独立、自由来之不易；也可以使老年人抚今追昔，从而更加热爱新生活。这类作品内容丰富、主题明确、教育意义深刻。

（二）当代政治题材

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巩固独立成果，建设平等自由，没有政治压迫和没有经济剥削的新社会。在坦桑尼亚，政府于1967年发表了“阿鲁沙宣言”，旨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剥削制度，坚持自力更生的乌贾马方针。文学源于生活，必须服从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在斯瓦希里语文学中以政治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些作品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宣传赞颂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揭露社会的弊端，大胆地抨击贪婪、腐化的权贵，集中地反映了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同时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探讨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

剧本《风暴的开始》(Mwanzo wa Tufani, 1972)叙述了一位出身低微的黑人卡齐莫托在富翁基塔皮家当仆人的故事。他起早贪黑、人勤手快，所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此外，他时常遭到主人的歧视和虐待，尤其使他心酸和难以接受的是女主人那冰冷的面孔，矜持的态度和傲慢的语言。最后他不得不忿忿地离开这里，加入了乌贾马的行列。在这个崭新的天地里，人人受到尊重，过着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的生活。作品抨击了权贵势力的剥削行为，歌颂了乌贾马的自力更生精神。作者还通过对主人的千金与仆人相爱过程的描述，热情地赞美了纯洁、真挚的爱情，弘扬了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的斗争精神。

剧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叙述平直而稍有曲折，结局也合乎情理，语言淳朴，饶有风趣。

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东非农村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城乡差别十分严重，致使大批农村青年盲目涌入城市。殊不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结果，使大批农村青年在城市受骗上当，贫困潦倒，最后只得无可奈何败兴而归。在坦桑尼亚，许多文学作品在宣传建设乌贾马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

暴露了上述问题。

剧本《弱者的法宝》(Pimbo ya Mnyonge, 1977)是以乌贾马建设为题材的主要代表作。其主题是组织起来，建设乌贾马是坦桑尼亚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惟一道路。

以当代政治题材为内容的作品，生活气息较浓、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是，一些作品存在着公式化、模式化的倾向，缺乏艺术感染力。

(三) 表现西方文化对东非传统文化的影响

东非国家独立之前，殖民政府在这里建立和强行推行其殖民教育制度，严重破坏了东非传统文化的发展。独立后，东非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摒弃旧的教育制度，努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近年来，斯瓦希里语的文学创作以表现西方文化对东非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品日趋增多。在这类作品中，有的揭露殖民教育的腐朽，有的抨击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思想意识，有的则表现西方价值观对东非社会的冲击。由坦桑尼亚剧作家伊布拉罕姆·侯赛因(Ebrahim Hussein)创作的剧本《时代的变迁》(Wakati Ukuta, 1970)集中表现了西方文化与东非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对世俗的偏见和歧视，两代人之间在文化教育水平、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业已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概括。

(四) 爱情小说

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大都是以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反对旧的清规戒律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主题。有的作品描写一些青年男女对待爱情的轻浮态度，谴责爱情的商品化，有的作品则倾述少女被欺骗、玩弄的悲惨经历，诉说妇女所遭到的不幸命运。它们深刻地揭示了目前东非社会存在的问题。

由桑给巴尔作家穆罕默德·苏莱门·穆罕默德(Mohamed Suliman Mohamed)创作的中篇小说《渴》(Kiu)，是斯瓦希里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

《渴》通过对女主人公巴哈蒂的恋爱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热情地赞美了纯洁真挚的爱情。作品笔触细腻，寓意深刻，读后耐人寻味。这是一部深受广大斯瓦希里语读者欢迎和喜爱的畅销书。

(五) 问题小说

顾名思义，这类作品是以揭露矛盾，提出问题为基本特点。在东非，许多作品的题材广泛地反映了东非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问题。主要代表作有：《洛萨·米斯蒂卡》(Rosa Mistika, 1971)、《乱世》(Dunia Uwanja wa Fujo, 1975)、《蛇皮》(Gamba la Nyoka, 1979)等。

这几部作品均出自坦桑尼亚作家凯齐拉哈比(Kezilahabi)之手。凯齐拉哈比擅长写问题小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剖析社会，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世俗的偏见等等。

凯齐拉哈比的作品充分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暴露了作者对社会的未来所表现的极为悲观的看法。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作者找不到一条正确解决矛盾的途经，只有哀叹、失望。他的作品色调灰暗、基调低沉，充满了哀怒、痛苦。由于作者触及一些比较尖锐的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道德问题，因此，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常常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他的创作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或反对坦桑尼亚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是试图通过文艺作品来唤起人们的注意。有的人甚至说他的作品大胆地探索了别人不敢问津的禁区，是对社会弊端的有力抨击。而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不够健康，缺乏应有的严肃